

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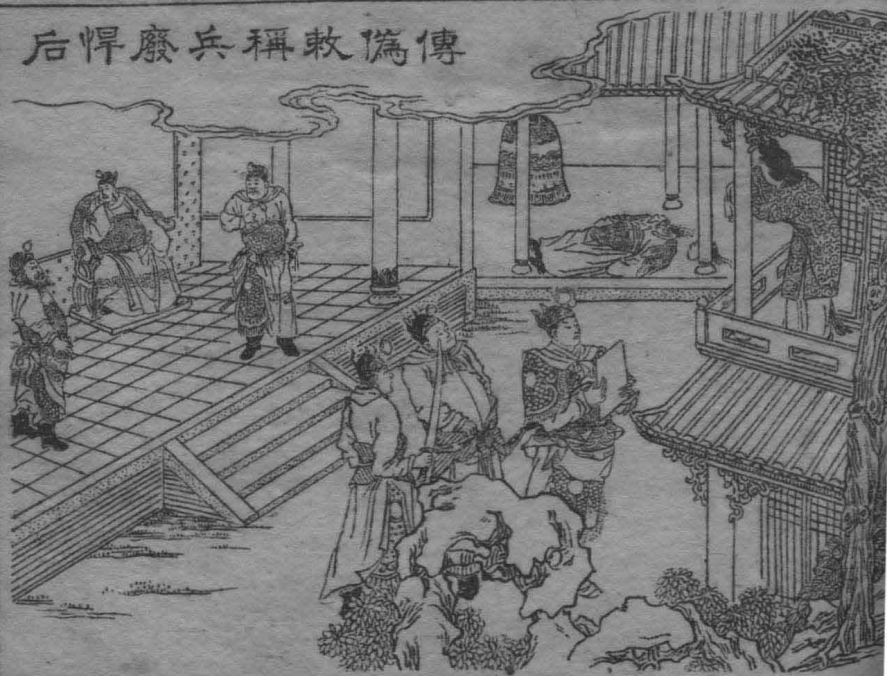
兩晉通俗演義

第二冊

草逆書醉酒逼儲君



傳偽敕稱兵廢悍后





迎惠帝反正除奸



弑王約擅權拒諫



操同室戈王畢命



中詐降計李特敗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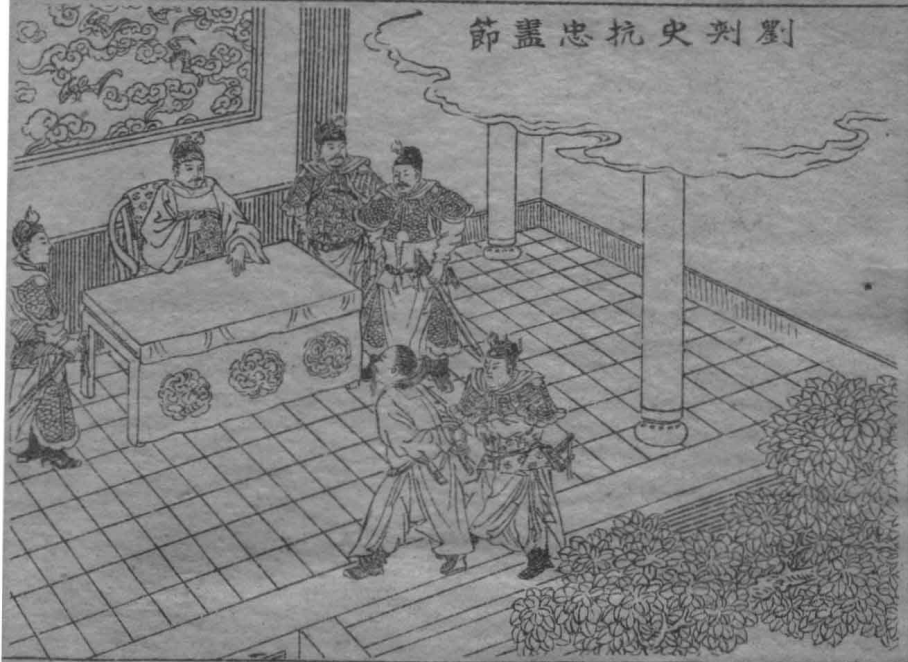
討逆蠻力平荆土



拒命冤殺陸機



劉判史抗忠盡節



皇太弟扶駕還都



劉淵擁眾稱漢王



張方恃强劫惠帝



作盟主東海起兵



誅惡賊河間失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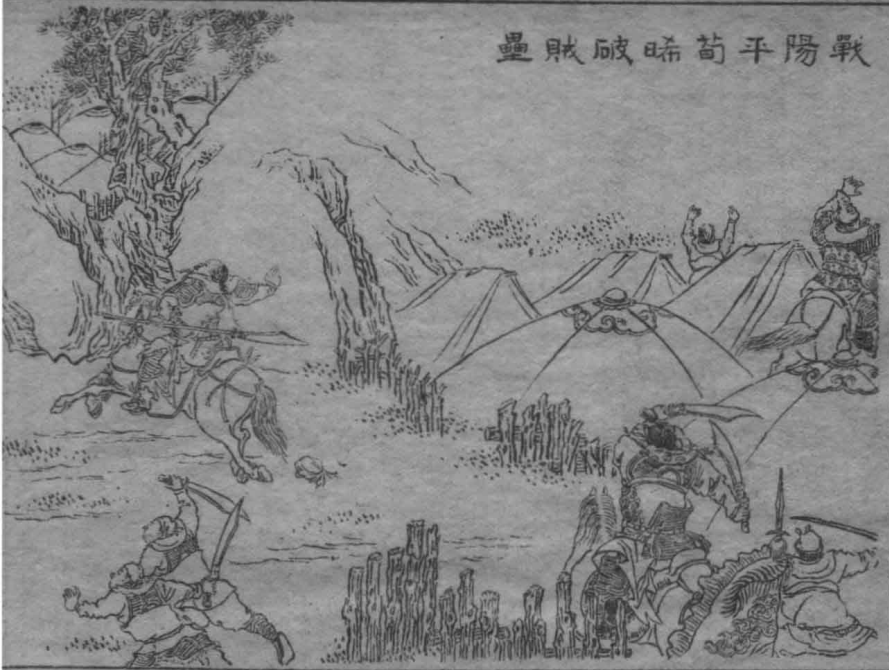


左江回敗替都僞



中宮斃暴帝皇猷

戰陽平荀晞破賊壘



佐琅瑯王導集名流



圖兩晉通俗演義卷二

第十一回 草逆書醉酒逼儲君

傳偽敕稱兵廢悍后

却說賈后淫虐日甚。機聞中外。侍中裴頠等。引以為憂。就是后黨賈模。亦恐禍生不測。累及身家。因未免心下不安。裴頠已窺透模意。乃至模私第。商議秘密。可巧張華亦至。一同晤談。頠與華本來莫逆。不必避嫌。因質直相告。擬把賈后廢去。更立太子。適生母謝淑媛。謝淑媛就是謝玖。見第七回自適為太子母。以子貴。得封淑媛。賈后很是妒忌。不令太子見母。但使淑媛靜處別宮。彷彿與禁錮相似。此次裴頠倡議廢后。當然欲將謝淑媛擡舉起來。偏模與華齊聲說道。主上並無廢后意見。我等乃欲擅行。倘主上不以為然。如何是好。且諸王方強。各分黨派。一旦禍起。身死國危。非徒無益。反致有損了。賈模不足道張

華號稱多才何以此膽怯 頠半晌纔道。公等所慮亦是。但中宮如此昏虐。亂可立待。我等豈果能置身事外麼。華便接口道。如公等兩人。與中宮皆關親戚。何勿進陳禍福。預為勸誡。言

或見信。當可改過遷善。易危為安。天下不致大亂。我等方得優游卒歲了。淫虐如賈南風豈肯從諫

張華此言更是痴想 原來模為賈后族兄。頠母為賈充妻郭槐姊妹。兩人與賈后互有關係。故華

言如此。模頗贊同。華議頠亦不便拘執已見。姑依華言進行。當下趨詣賈第。入白姨母郭槐。托他戒諭賈后。勉蓋前愆。并宜親愛太子。模亦屢入中宮。為后指陳利害。看官。試

想這凶殘淫暴的賈南風習與性成。豈尚肯採納良言。去邪歸正麼。郭槐是賈后生母。

向后進規。雖然不肯見從。尚無他恨。至模一再責陳。反以為模有異心。敢加毀謗。索性

囑令宮豎拒模入謁。模且憂且恨。竟生了一種絕症。便登鬼錄。不幸中有詔進裴。願為

尚書僕射。願上表固辭。略謂賈模新亡。將臣起擢。偏重外戚。未免示人不公。懇即收回

成命。覆詔不許。或向願進言道。公為中宮親屬。可言即當盡言。言不見聽。不若托病辭

官。若二說不行。雖有十表。恐終未能免禍了。願頗為感動。但初念欲見機而作。轉念又

且住為佳。因此日誤一日。仍復在位。這是常人的通病。忽知禍足親身。那賈郭二門的子弟。恃權藉勢。

賣爵鬻官。賄賂公行。門庭如市。南陽人魯褒嘗作錢神論。譏諷時事。謂錢字孔方。相親

如兄。無德反尊。無勢偏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無

論何事。非錢不行。洛中朱衣當塗人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云云。時人俱為傳誦。互相

傾倒。平陽名士韋忠為裴願所器重。薦諸張華。華即遣屬吏徵聘。忠辭疾不至。有人問

忠何不就徵。忠慨然道。張茂先華字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願字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附賊后。

這豈大丈夫所為。逸民每有心托我。我常恐他蹈溺深淵。餘波及我。怎尚可褰裳往就

呢。關內侯索靖亦知天下將亂。過洛陽宮門。指着銅駝。咨嗟太息道。銅駝銅駝。將見汝

在荊棘中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徒付慨嘆亦覺無謂。太子適儲養東宮。少小時本來穎悟。偏到了成童以

後不務正業。但好狎游。就是左師右保。亦不加敬禮。唯與宦官宮妾。嬉游度日。無端變壞想是

司馬氏家運

賈后素忌太子。正要他墮名敗行。可以藉端廢立。因此密囑黃門閹宦。導令為

非。嘗向太子前。慙慙道。殿下正可及時行樂。何必常自拘束。及見太子拂意時。怒詆役

吏。又復從旁奏奉道。殿下太覺寬仁。若輩小豎。不加威刑。怎能使他畏服呢。古人有言。

一傳衆咻。又說是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東宮中雖有三五師傅。怎禁得這班宵小。朝夕

鼓煽。就使生性聰慧。也被他陷入惡途。成為習慣了。太子生母謝淑媛。幼時微賤。家世

業屠。太子偏東遺傳。輒令宮中為市。使人屠酤。能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又令西園發賣

葵菜。籃子雞麤等類。估本牟利。

倒是一個經濟家

逐日收入。隨手散給。却又毫不吝惜。東宮舊

制。按月請錢五十萬緡。作為費用。太子因月費不足。嘗索取兩月俸錢。供給嬖寵。平居

雕題刻桷。役使不已。若要修牆繕壁。偏好聽陰陽家言。動多顧忌。洗馬江統。上陳五事。

規諫太子。一是請隨時朝省。二是請尊嚴師傅。三是請減省雜役。四是請撤銷市酤。五

是請破除迷信。太子無一依從。舍人杜錫也。常勸太子修德進善。毋招讒謗。太子反恨

他多言。俟錫入見時。先使人至錫座傍中。插針數枚。錫怎能預料。一經坐下。被針刺臂。

血滿襟袖。真似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楚。散騎常侍賈謐。與太子年齡相仿。更為中

表弟兄。免不得時時狂過。從太子喜怒無常。有時與謐相狎。有時與謐相謗。或令謐自坐。

徑往後庭嬉戲。不再顧謚。謚屢遭白眼。當然投嫌。詹事裴權進諫道。賈謚為中宮寵姪。

一旦交構。大事去了。願殿下屈尊相待。免滋他變。太子勃然變色。連稱可恨。說得權不

敢再言。俯首辭去。其實太子並非恨權。不過因權數語。觸起舊忿。致有恨聲。先是賈后

母郭槐。欲令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結婚韓氏。自固地位。壽妻賈午。却不願意。賈

后更不樂贊成。另為太子聘王行女。行女有二。長女貌美。少女貌陋。太子既不得韓女。

乃轉思納行長女為妃。偏賈謚又來作梗。垂涎彼美。乞后作主。后方寵謚。便為謚要行

長女。但使太子與行少女為婚。太子得了醜婦。自然恨后及謚。此時聽着權言。怎能不

感憤交併。流露言表。嗣被謚探知消息。也惹動前日奕棋的惡感。向賈后處進讒。奕棋事見

前還虧后母郭槐。從中保持。不使賈后得害太子。故太子尚得無恙。此非郭槐好處。還是裴願功勞。

幾郭槐病重。由后過省。槐握住后手。囑以二語。一語是保全太子。一語是趙舉賈午。必害

汝家。這却可謂先見。賈后雖然應諾。心中總未以為然。至郭槐死後。謚雖守喪。仍然出入中宮。

一夕踉蹌入白道。太子蓄私財。結小人。無非欲害我賈氏。若宮車晏駕。彼得入立。不特

臣等遭誅。恐皇后亦坐廢金墉了。賈后不禁駭愕。便與趙舉賈午。謀廢太子。可巧午生

一兒。遂囑令送入宮中。佯稱自己已有娠。預備產具。一面囑令內史。暴揚太子過惡。將為

李代桃僵的詭計。宮廷內外多已賤透陰謀。中護軍趙俊。密請太子舉兵廢后。太子不

敢照行左衛率劉卞私白張華。且替華設策道。東宮俊又如林。衛兵不下萬人。若得公命。請太子入錄尚書事。廢銅賈后。徙居金墉城。但教兩黃門費力。便足辦到此事。華瞿然道。今天子當陽。太子乃是人子。我又未得阿衡重任。乃膽敢與太子行此大事。是變做無父無君的賊子了。就使有成。尚難免罪。況權威滿朝。威柄不一。怎見得果能成事呢。

可與通道未可與權

卞太息而去

不意過了一宵

卞即有詔出下為雍州刺史卞疑有人洩謀。因

有此詔。遂服藥自盡。

脂小如此如何為華設謀

元康九年十二月。太子長男

音

霸有疾。太子為免禱

祀求福。忽由內廷頒到密詔。乃是皇上不豫。令太子立即入朝。太子只好前往。趨入宮中。不意有內侍出來。引太子暫憩別室。靜待後命。太子莫名其妙。但入別室休息。甫經坐定。即由宮婢陳舞。左手持棗一盤。右手執酒一壺。行至太子座前。傳詔令飲。太子酒

量素淺。飲了一半。已是醉意醺醺。便搖手道。我不能再飲了。陳舞瞋目道。天賜殿下酒。

乃不肯飲盡。難道酒中有惡物麼。太子無可奈何。把餘酒一吸而盡。遂至大醉。既而又

來。宮婢承福。持給紙筆。并原橐二紙。逼令太子錄寫。太子辭不能書。復由承福矯詔逼

迫太子。醉眼模糊。也不辨為何語。但看原橐中為何字。依次照錄。字迹多歪歪斜斜。殘

缺不全。好容易錄就二紙。交與承福持去。太子酒尚未醒。當由內侍擁掖出宮。扶上寢

輿。使他自返。翌晨由惠帝御式乾殿。召令王公大臣。使黃門令董猛。賁出二紙。遍示羣

條。且對衆宣諭道。這是不肖子適所書。如此悖逆。只好把他賜死罷。百官聽了。多半驚心。張華裴頠更覺詫異。便接閱二紙。第一紙寫着。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

大衆看這數語。都為咋舌。還有一紙。文字越覺離奇。有云。

吾母宜刻期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若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氏為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

看這語意。似內達謝淑媛。與約同日發難。文中所敘的道文。便是太子長男霽表字。蔣

氏乃是太子所寵的美人。大衆譙罷。彼此面面相覷。不發一言。飯都是獨張華忍耐不住。

竟向座前啟奏道。這是國家的大不幸事。惟從古到今。往往因廢黜正嫡。遂致喪亂。願

陛下核實乃行。裴頠亦續奏道。東宮果有此書。究由何人傳入。且安知非他人偽造。誣

陷太子。請驗明真偽。方可立議。惠帝接連聞奏。好似痴聾一般。噤不復言。那殿後却趨

出內侍。奉賈后命。取了太子平日手啟十餘牋。令羣臣對核筆迹。張華裴頠等。即互相

比視。筆迹大畧相符。惟一是恭繕。筆畫端正。一是急書。姿勢潦草。一時也辨不出真假。

無從指駁。原來賈后使太子錄書。原稟係囑黃門侍郎潘岳草成。及太子錄就進呈。字

畫缺漏。仍由岳補添成字。岳善模仿筆迹。一經改寫。與太子手書無殊。故足使人迷亂。